

《青云直上》之三

险逢断魂谷

南星子 著

童山有图记

四川文艺出版社 香港八达出版社

险逢断魂谷

南星子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香港八达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建华

书名 险逢断魂谷

作者 南星子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0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.625

印数 1-50,000册 字数 180千

书号:ISBN7-5411-0666-6/I·625

定价:3.90元

目 录

第一章

艺高胆壮若神龙	1
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

浪迹江湖寻弟子	57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

波谲云幻救恩师	112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

断魂谷头凝血腥	166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

血刃火烟白莲寺	210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艺高胆壮若神龙

徐姓盐商返身一指道：“就是泊在那边的那几条，其中两条跟我们的船相当，船身较宽的那条船装的是染料和药材。”

柳无忌道：“人呢？”

徐姓盐商道：“都在城里等回音。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容柳某跟朱、孔、贺他们几位商量一下再作决定如何？”

徐姓盐商忙说道：

“这个当然！”

于是，柳无忌将朱、孔、贺三人召至一处，征询三人对这件事的意见。三人都说没有意见，全凭总镖头作主。柳无忌仔细想了一下，最后决定这票生意照接不误。

他出来告诉徐姓盐商道：

“跟他们三位商量过了，他们三位认为可以考虑。不过，得请这三位客人先行答应三个条件！”

徐姓盐商道：

“哪三个条件？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第一，在启程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查看一下货舱，看船上装的货，是否跟他们说的相符。”

徐姓盐商道：

“理该如此，这个不须说得！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第二，货主必须随船，且不得携带仆从。对何时开船，何处停泊，不许自作主张，一切应由柳某决定！”

徐姓盐商道：

“这一条也不成问题。他们三位，都是光身，根本就没有仆从。至于航行期间的行止诸节，本来就该听镖师的，我想他们不会不懂这一点。第三呢？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第三，途中如遇意外，假使受损失的只是他们三位，柳无忌愿按通例赔偿七成；如果六条船全部被劫，而我们四人也都负了伤，这表示护镖之镖师已经尽了力，柳某即不负赔偿的责任。”

徐姓盐商道：

“报酬呢？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收费五千两，由他们自己去定分摊之比例。决定之后，请他们分别送一张货品清单来！”

徐姓盐商点点头道：

“好的，我们晚上再碰面。五千两要得不算多，我看他们大概会答应的。”

傍晚，徐姓盐商如约将那三名客商一齐领来船上，除带

来一千两定银外，并带来三份货品清单。柳无忌见这三名客商果然都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，当即收下清单和定银，并立即指派朱、孔、贺等三人，分赴三船，查舱点货。

一直查到起更时分，三人先后回报，都说不差什么。

第二天，柳无忌为一路上便于照顾起见，乃将六条货船之航行次序排定如下：左手神剑朱子铭坐第一条盐船走在最前面，其次为宋姓商人的皮革船，再次为八手人猿孔义扬乘坐的第二条盐船，再次为邵姓商人烟草船，再次为贺大宝乘坐的第三条盐船，他自己则与那名谭姓商人乘坐那条满载染料和药材的大船殿后。

六条船，分别插上一面鲜明的小镖旗，由一面大旗领航前导。一眼望去，旗角飘飘，煞是壮观，较之来时，又是一番不同的气象！

这次，唯一没有改变的，便是那位徐姓盐商，他仍和来时一样，走旱路先回华容，并未因货值提高而改变他的习惯。

开船之际，那名谭姓商人命船家备了几样小菜，并取得一瓶陈年美酒，要与柳无忌对酌。

柳无忌逊辞道：

“谢谢谭大爷。本局规定，镖师在外走镖，一律不得近酒，是以在下清茶相陪就是了？”

谭姓商人连连点头道：

“这是好规矩，这是好规矩，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都坏在一个酒字上，尤其走在外面的人，这玩艺儿实以不亲近为妙……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谭大爷府上哪儿？”

谭姓商人道：

“云南。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前面船上的那两位呢？”

谭姓商人道：

“不大清楚，听口音宋兄好像是川西本地人，那位邵兄，口音特别，极象是粤中人氏……”

柳无忌大感意外，但仍若无其事地问道：

“三位跟我们那位徐大爷认识很久了吧？”

谭姓商人摇摇头道：

“我们几个，都是初见面。因为大家都是生意人，又歇在同一家客栈，经几次闲聊，便成了熟人。不过，说真的，这位徐兄，人倒是挺不错的，这次要不是经他引见，我们这三船货真不知要搁到哪一天哩！”

柳无忌至此方始明白过来，这次的三笔生意，原来是徐姓盐商以三寸不烂之舌揽来的。什么三人都是他的老朋友，根本就是鬼话！

徐姓盐商这样做，对他本人有什么好处呢？答案是，什么好处也没有！若说有好处，那便是原来的三条盐船，也许还不能引起歹人之兴趣，再加上三条贵重的皮革、烟草、染料和药材，只会更加引起歹人之垂涎。这是一个简浅的道理，徐姓商人他难道不懂么？肯定这里面另有文章。至于其中玄机何在，对目前的柳无忌来说，已经不值一晒了。

假如他没有猜错，华容城中，过去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位徐姓盐商；要有，那位真正的徐姓盐商，如今也必然仍

旧坐在他自己的家中。至于现在的这位徐姓盐商，他敢说跟那天巴东酒楼上的那个冒失鬼，必为同一人！要是他能搜一搜这位大盐商之随身行李，他敢打赌一定可以搜出一口锋利无比的宝剑。换句话说，这位大盐商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大千山庄四大天王之一的“一剑封关”莫英豪使了易容术。险些被他骗过了，好险！

所以，在以后的这段航程中，柳无忌表面煞有介事的，每日里早巡晚查，对任何人都不假词色，其实心底下笃定得很。

他知道他们四个，只是名义上的镖师。同一时候，在暗地里，尚有镖师中的师父，在暗中呵护着这六条船，他根本不需要为此行之安全担忧！

在这里，大千庄主的天道教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：让四海镖局去保自己派出的“盐商”，以吸引巴东方面血旗教的注意，引他们来劫镖，然后杀出埋伏好的天道教武师，去歼灭血旗教巴东分坛。而且，亦可让“一剑封关”暗中考察柳无忌，实属一举两得。

这一切，柳无忌至今才明白，不由不叹服天道教的匠心。但是，既然是狗咬狗，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。

柳无忌如今所烦恼的，是他的另一个身份。

截至目前为止，他离开血旗总坛，已经两月有零。他凭黄旗护教之崇高地位，在外多耽搁几天，本来不算一回事，但至少也得有个藉口，还须将不能回去之原因，由分坛报去总坛才行。

他原先的打算，本想在回航途中，算准时日，在奉节或

巴东找机会登岸一趟，以花面狼之面目，去到分坛，出示令旗，吩咐分坛往上报。就说他已发现华容的四海镖局，可能是四方堡方面所主持，他目前正在跟踪追查。现在由于一剑封关盯在暗中，这样做显然行不通。看情形，大概只有等回到华容，再看有没有补救之策了。

船入大江，顺流而下，速度极快，一路上果然未再发生事故。沿江各处之血旗分坛，似已奉到血旗总坛的命令，不必再作螳臂挡车之举。

半个月后，六条船，安然回到华容。

柳无忌与货主交待清楚，收足此行之酬劳，带着朱、孔、贺三人回到城中。四人尚未走到镖局，便听得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。他们四人起先尚以为是哪家迎亲，及至近了，才知道镖局中已经得到消息，大放鞭炮，正是庆贺他们四人功成归来！

当晚，局中大摆酒宴，为他们四人洗尘。陪客中不但包括了一剑封关和流星双拳，连那位侯师爷也到了。

猜拳行令，一直闹到半夜，方始尽欢而散。

在热哄哄的场面中，柳无忌发觉那位由血旗教“三目神鹰”打进来的裴家星，对他敬酒敬得特别勤，颇有巴结之意。柳无忌正中下怀，于是也就虚与周旋。一顿酒吃下来，两人大为投机。

席散后，他藉故将这位血旗大护法约去房中，挑灯品茗，作竟夜谈。

先由他将这次川西之行，简略地说了一遍，然后他问对方，自他离去之后，局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。那位血旗大护法先走至窗前，看清屋外无人，方始回到原座，压着嗓门儿

道：

“总座知不知道，自您离去后，局中一连出了好几次意外！”

这正是柳无忌想知道的事，于是也故作吃惊之状，低声问道：

“你是说……好几次……”

三目神鹰又朝窗外溜了一眼，凑近说道：

“可不是！第一次就发生在您离去的第二天夜里，估计对方来人，至少也在十名以上，那声势可真吓人，怪啸之声此起彼落，这座局子，几乎完全落入对方的包围之中……”

柳无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觉得这番描述似乎不近实情，因而忍不住岔口问道：

“对方是不是虚张声势一番，马上就走了？”

三目神鹰哼了一声道：

“走了？嘿！”

柳无忌接着道：

“那么，局中的镖师，何以未见短缺，甚至受伤的也没有一个呢？”

三目神鹰眼光闪烁了一下道：

“这就是小弟要向总座请教的地方了。总座知不知道，我们那位东家究竟是何许人？”

柳无忌摇头道：

“不清楚。”

三目神鹰又问道：

“见过没有。”

柳无忌摇头道：

“没有见过。”

三目神鹰不自觉脱口喃喃道：

“奇怪，小弟真怀疑……”

柳无忌忍不住暗暗好笑。他心想，卧底人物要都象你仁兄这样性急而露骨，还能成得了大事么？

当下，轻轻一咳，接着问道：

“你说——那一夜——之后怎么样了？”

三月神鹰惊觉地噢了一声道：

“之后么？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……咳咳……之后……我们尹副总统座忽然现身晓谕大家，叫大家各自守在房中，不许妄动。”

柳无忌诧异道：

“束手待毙？”

三目神鹰摇头道：

“当然不是！起初，大伙儿也都怀疑我们这位尹副总统座，以为他是胆小怕事，后来才知道并非如此。”

“那么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就在我们这位尹副总统座发出命令之后，来人之中忽然有人发出一声咒骂，似乎在无意中中了暗算。接着，叱喝四起，金铁交鸣，来人好象又被另一批人物所包围。这样足足持续了顿炊之久，方始声音杳然，趋于平静。”

“敌人全部撤走了？”

“是的，连援助我们的那批神秘人物，也都走得一个不剩。”

“双方伤亡如何？”

“不大清楚，因为事后双方均未留下死尸，但从院外街角

各处所留下的滩滩血渍，以及无数残刀断剑看来，显然是一个小数目。”

“事后莫师父和车师父怎么说？”

“莫师父和车师父自你离去后，就走了洛阳，他们只比你早一天回来，当时都不在。”

柳无忌点点头，他果然没有猜错。只是他原以为这次跟去川西的仅有一剑封关一个人，却没想到连流星双拳也出了马，那就难怪血旗教巴东分坛的一干魔徒，那一夜要全军覆没了！

“那么，尹副总镖头事后没有告诉你们，当夜那批援助本局的人物是哪一路的朋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们也没有问？”

“问过。”

“他如何回答？”

“他只含糊其词，说是连他也不怎么清楚。他要大家不必慌张，仅是秉承总座临走时的交待而已！”

柳无忌总算又于无意中发现了个秘密，就是他那位副手、副总镖头尹端华无疑也是蔡大庄主的圈内人物！

三目神鹰似乎得不到一点消息，就无法向血旗教交代一般，这时试探着又问道：

“总座是否清楚这批人物的来龙去脉？”

柳无忌故意沉吟了片刻，方才说道：

“其实，这也不足为奇……”

三月神鹰不由得精神一振：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柳无忌缓缓接下去说道：

“我们那位莫师父曾经说过：‘我们花大官人，事业不止一处，对方无论派什么样的高手，我们这边都会有相当人物，与之周旋！’裴兄难道忘记了么？”

三目神鹰微感失望道：

“可是……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三月神鹰道：

“可是，小弟始终弄不明白，就算我们东家另外养有一批武士，何以能够调度得如此迅速。这边敌人刚到，那边就赶来了，难道这批人物全都住在这附近不成？”

柳无忌点头道：

“可能。”

三目神鹰道：

“那么这批人会住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呢？”

柳无忌心想：你问我，我去问谁？当下信口答道：

“当然不会太远。噢，对了，裴兄刚才说，这种情形，曾经发生过好几次。以后的几次，情形又如何？”

三目神鹰肩胛一耸道：

“还不是一样！”

柳无忌皱了皱眉头道：

“还不是一样？”

三目神鹰脱口道：

“当然还会——”

柳无忌代他掩饰道：

“噢，菜都冷了。裴兄还要不要再来一点酒？”

这一晚，两人谈话到此结束。

第二天，侯师爷着人来请。柳无忌去到郊外那座宅第时，一剑封关和流星双拳均在座。另外在侯师爷的对面，还坐着一名没有见过的中年人。侯师爷介绍那人为“居师父”。经过简略的寒暄，侯师爷忽然问道：

“柳总镖头对这趟川西之行。可有什么感想？”

柳无忌心念电转，知道不冒一下险，也是不行的了。于是，从容不迫地朝一剑封关和流星双拳两人分别望了一眼，同时抱起双拳，向两人拱了拱，然后含笑说道：

“柳某人的感想只有一句话：谢谢莫师父、车师父一路大力照拂！”

四人先是一怔，跟着全都哈哈大笑起来！

侯师爷向三人笑着说道：

“老朽说得如何？”

那中年人点点头道：

“师爷法眼，果然毫厘不差！”

侯师爷转过身来道：

“既然老弟已看穿了这次的把戏，也就用不着老朽多作解释了。以老弟之过人天赋，老弟有没有想到，今天我们这座四海镖局，它应运而生之真正目的是什么？”

柳无忌正容欠身道：

“柳某前次已经向师爷明白表示过了，为了公义和私仇，只要有机会能与血旗教对垒，柳某无不舍死相从！”

侯师爷捋髯颌首道：

“好，好，只这一句话，就抵得上千言万语了！”

那中年人插口问道：

“如果我们花大官人另外交给柳总镖头一件任务，柳总镖头是否愿意接受？”

柳无忌道：“在下愿先知道这件任务的内容，才能回答。”

那中年人道：

“我们花大官人的意思，想找一个人混进血旗教内部，以便监视该教之一举一动，做为内应。侯师爷推荐说，无论胆识与武功，柳总镖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不过，这种事丝毫勉强不得，柳总镖头接受与否，尽可从容考虑。因为您在镖局中，目前也是一根重要的支柱，如果您无意就此，我们仍可另外再想办法！”

柳无忌想了想，抬头问道：

“以何种方式混入？是否已有周详之计划？”

那中年人道：

“这一点，我们几个尚在研究之中。根据我们最近获得的消息，该教有一名黄旗护教，名叫卜若成，外号“花面狼”，据说已自该教总坛出发，准备前去四方堡，打听那位四方堡堡主——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四方堡在什么地方？那位四方堡主又是谁？”

那中年人道：

“四方堡在豫南上蔡。那位四方堡主姓丁名愕，外号玉玲珑，是我们花大官人的老友，也是血旗教的死对头之一！”

柳无忌察言辨色，知道对方并非以言相试；于是点着头说道：

“是的，这位四方堡主，好象曾听先师提过。”

那中年人道：

“我们的计划之一，便是想等这位花面狼送上门来，然后便由弟台顶着他的身份混进去！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这样做是否妥当？”

那中年人道：

“弟台认为何处不妥？”

柳无忌道：

“对这位花面狼，柳某毫不认识，无论相貌、言语、举止，以及生活习惯等等……”

那中年人道：

“这一点我们自会为弟台设法，但请放心，没有十分把握我们绝不会轻易冒险。”

柳无忌又问道：

“这事还要等多久才能付诸行动？”

那中年人沉吟道：

“这就难说了，因为，我们还不能断定这位花面狼会不会真地去四方堡。此人过去乃武林中有名的奸险小人，心口往往不一致。他也许吹下大牛，然后别处转一转，便回去编一段邀功，也不一定。”

柳无忌点点头道：

“事情决定后，你们只须通知柳某一声就是了！”

侯师爷见他已应承下来，显得十分高兴，忙向房外喝道：

“花福，摆酒！”